

[美] 霍 塞

出 卖 上 海 滩

外 人 眼 中 的
近 代 中 国



上 海 书 店 出 版 社

出卖上海滩

[美]霍 塞
越 奇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 徐力励
封面装帧 王伟

出卖上海滩

〔美〕霍塞

越裔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424号 邮编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财经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375 字数158千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622-595-1 / K · 96

定价：15.00元

出版说明

在众多有关近现代上海史的著述中，霍塞（Ernest O. Hauser）的《出卖上海滩》（*Shanghai: City for Sale*，亦译作“出卖的上海滩”）无疑是一部较为引人注目的著作。这部书所记述的是上海自近代开埠以来，直到1937年淞沪之战，外国侨民撤离为止的近百年上海发展史。这段时期，正是上海在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之后，经历众多苦难，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上海之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成为亚太地区金融中心及世界著名大港等等的地位和基础，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所奠定的。这段历史的内涵相当丰富，要详细地记述它，够得上许多本专著，也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观照。作者选择的视角，是在上海这近百年历史上占实际统治地位的列强大亨，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大班”或“上海先生”。他写了这些人是如何在上海这块“滩”上打开局面的，也写了他们是怎样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使他们的事业不断发展的，更写了在上海这个号称“冒险家乐园”的十里洋场上，这些“大班”们是如何纸醉金迷地生活享乐的。因此，这部书也可以看作是一部简明的上海租界史。虽然作者是带着赞美的口吻来回忆这段“光荣”的冒险史，并以十分惋惜的态度来追述“上海先生”们是如何失去它的，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

份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使我们能够在这些近乎自叙的材料中“淘”出进一步研究所需要的素材来。例如，作者在谈到上海地皮章程时指出，它“是一组最自私自利的、最示预兆的、最现实主义的法典。这批眼光远大的上海先生们，利用中国政府的缺乏能力，替未来的上海先生树立了这个市区之特殊的法律基础，而使后人得在其中自由活动，使上海滩逐渐滋长而成为一个供人以发财机会、不尚感情的、乐观的、门户开放的城市”。诚如该书中译本扉页题词所言：“这本书不但告诉你洋鬼子踏进上海滩以来种种闻所未闻的黑幕，并且也可说是一部中外通商以来的小史。内容既新奇有趣，亦能助长见识，是必读书之一。”

全书共分 15 章，大体以时间顺序安排，各章主要叙述的内容如下：第一章，上海开埠的过程，英国领事来沪，英国租界的建立，英、美侨民早期的生活状况。第二章，英国在上海的鸦片贸易，英国处理青浦教案的情况，1854 年以前上海租界的发展，新的土地章程的情况。其中对英国驻沪领事阿利国、巴夏礼所用笔墨甚多。第三章，太平军进攻上海前后的情况，1865 年以前上海外侨的生活。第四章，上海贸易的发展，关于淞沪铁路等方面的外交交涉，以及四明公所事件。第五章，赛马、公园、重要洋行及其大班，义和团运动前后的上海社会。第六章，20 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上海的贸易、商业的发展。第七章，上海工人的待遇，包括黄包车夫、女工、童工，华人在上海租界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第八章，“五卅”惨案。第九章，“四一二”政变，蒋介石与上海中外资产阶级的结合。第十章，“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抗战。第十一章，30 年代初期上海的金融。第十二章，1936 年上海市情鸟瞰。第十三章，30 年代上海洋行以及大班、白人的生活。第十四章，上海工部局、大班的心理，以及他们如何破坏 1937 年中国政府向英国的借款。第十五章，“八一三”

事变，日本军队进驻上海，中国军队的炸弹误落租界，英、美侨民开始撤离上海。

作者写作态度严谨，但全书读来又不觉枯燥，它既不是研究专著，又非纯粹的纪实文学，但通读全书，则会感到它兼有两者之长，有较为深入的分析、述评，又不乏生动的场景和细节描写。也许是作者身为记者的缘故，加以他对所述的对象比较熟悉，所以他笔下叙述的人物、场景，常带有比较特别的视角。例如，书中描述英国驻沪领事阿利国时说：

这位上海公共租界的创造者，他的外貌很像一个诗人，而并不像外交家。他那留得很长的黑发直遮到耳朵半边，眼眶很大，露出一种富于幻想的神色，在外表上看起来，真很像诗人拜伦的样子，但在实际上他倒是一个外交能手。

作者在书中还穿插了不少上海街景的刻画，颇多神来之笔。例如，他在谈到上海的氛围时说：

上海的百货公司里边是世界上声音最嘈杂的地方。有一个部分里边终天开着唱机，还用高度的扩音器扩放出来。中国人最喜爱热闹喧哗，而上海恰巧是最热闹喧哗的，因此也最合中国人的胃口。你在上海，不论在什么地方：百货公司、普通店铺、工厂、修理厂里边，都能听到嘈杂喧哗的声音，就是黄浦滩也是如此的。

本书于 1940 年在纽约出版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New York, 1940)，次年就有了由越裔翻译的中译本，由上海大地出版社出版。嗣后又多次重印，并且还有改名为《上海近百年小史》的不同印本，总的印数虽无精确统计，但应该是比较可观的。鉴于这部著作对于研究上海史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本社特依据大地出版社的初印本予以重印。原书存在个别章名不统一的情况，例如，第十章在目录中是“十九路军之役”，而在正文中则

作“一次神奇的经过”。对于此类问题，我们在重排中选择其中之一作了统一。其次，我们还尽可能地纠正了一些明显的讹字。书中的人名，不仅采用比较老的译法，而且不尽统一。我们除了择一进行统一之外，未对老译名作新的更动，以保持文献的原貌。此外，这次重印时，我们还选择了一些上海的旧照片插配在文中的相应部分。我们在工作中如有不当之处，热忱欢迎读者不吝指教。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目 录

第一章	洋鬼子.....	1
第二章	擅自行动的英国人	19
第三章	突然发达的城市	36
第四章	祸种之撒播	55
第五章	恐慌的时期	69
第六章	半个中国的贸易	83
第七章	苦力	96
第八章	南京路惨案	111
第九章	清共的动机	124
第十章	一次神奇的经过	136
第十一章	白银风潮	159
第十二章	上海的内景	169
第十三章	上海的灵魂	180
第十四章	破坏中英借款的内幕	202
第十五章	末代大班	218

第一章 洋鬼子

1842年6月11日的晚上，英国军舰纳密雪斯号悄悄地驶进扬子江的口子，停泊在距离上海城十二哩的吴淞炮台附近的海面上。

纳密雪斯号是第一艘经过好望角向东行驶的轮船。它从利物浦奉了秘密命令出发，去执行一件秘密的使命，船上装有两尊可以发射三十二磅重炮弹的大炮。它这次驶进扬子江口竟替祖国立下了一次莫大的功劳。

几天之后，这艘军舰动手了。它向炮台接连开了许多炮，使岸上的中国兵官和士兵非常之害怕，泊在岸边的中国兵船也拼命地划着桨逃走。炮台上的官兵经过一次英勇的抵抗之后，战败而逃，于是吴淞炮台便被英兵所占领了。据后来英舰的报告，这次中国兵的抵抗实是极其英勇，不过因为刀枪终久敌不过大炮，所以不支而退的。到达上海城的路途门户从这一天为始便大开了。

这就是外国人占领上海的第一天。英军司令官孟德高默里上校带了一千名士兵，沿着黄浦边由陆路向上海进发，纳密雪斯号则在浦中向里行驶。孟德高默里上校的陆路队伍一直向上海城前进，沿途并没有遇到丝毫抵抗，一直走到老北门口。这时城

门已经关闭，上校便命两名兵士由城墙爬上城头，到里边去把城门打开。上校率兵进城之后，看见城里的情形很是简陋，房屋低矮，街道狭仄。这时比较有钱的住户都已逃难他去，只剩下一些没有盘缠逃难的穷人，看见洋兵进城都非常害怕，不过有些强悍不逞之徒，则正趁着这时混乱的机会，在那里到处抢劫。

上校进城之后，觉得这地方的位置极其重要，并且很为富庶，因此不愿意看见它的秩序被暴徒破坏，他即出了一道安民的告示，并禁止抢劫。告示上面有几句话是他的部下所认为很有趣的，上面说：“天下有不少的国家，这些国家没有一个不是由上帝所治理的。我们既然同属上帝的子民，则我们自应该彼此以弟兄相待，和睦相处，切不可有一毫歧视的念头。”上校带着部下在城里驻扎了几天，向大冰厂中搬取了不少的冰块，并向城中的绅民要索了赔款十四万五千金镑，便离开了上海城，向南京而去。

白种人的出现于上海，这并不是第一次，因为在那时前 10 年，有一个名叫林特赛的英国人，早已奉了东印度公司的命来考察过一次了。他在观察一番之后，报告他的公司说：“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倘若能在这里作自由的贸易，则利益实无穷尽。”他已觉到这个地方的地位之重要，说它雄踞扬子江的口子，可以控制一切到内地的去路，将来无疑的必会成为亚东的商业中心。林特赛是一个眼光远大的商业家，他在报告书中论到远东商业前途的可能性时说：“英国对欧陆的输出贸易，因了欧洲各国的严密抵制，已感受到极严重的障碍，那末，英国为什么不可以向别人所未到过的地方去找寻出路呢？中国的人口比了欧洲全洲要多出一倍有余，地方又是那么的广大，海岸线有三千余哩长，适宜的港口很多，大小的江河又是那么的四通八达，各处的人民又都是善于经营，极为富庶，如果外国人在这里建立起一个商

业，那是他们必都十分欢迎的。”林特赛在料到上海之光明的前途时，很诧异何以这般重要的去处，以前竟没有人注意到？

这时英国对中国的商业是由东印度公司所专利包办的，但这个公司的事务过于纷繁，行动又是向来很迟缓的，以致林特赛虽上了条陈，然而公司里边竟寂然没有什么举动。凑巧这时的英国正经过着一次实业革命，纺织品的出产异常迅速，资本也非常雄厚，他们觉得东印度公司的专利权实是妨碍了他们的发展，因此他们就借了美国的名义和中国沟通商业，藉此打破了东印度公司的专利权。自从这种情形发生之后，英国政府觉得这是和国家的颜面有关的，便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独占权利。于是大家都得到了在这极富饶的中华大国里边自由经商的机会。

在这独占贸易转变为自由经商的时期中，大家都已料到免不了要发生一次战争。因为这时的中国官场把外国商人都当作鬼子和野蛮人看待，将他们的商业活动限制于广州郊外一个极狭小的区域里边，并用种种令人难堪的手段欺侮他们。在东印度公司独占的时节，因为它是一个机关，所以对于中国方面的压迫，一切都可以忍受，但现在已换了一班自由的商人，自然觉得处处难堪。最令他们难于忍受的事情就是：将他们的商业活动限制于广州一隅，因为在输出方面，丝和茶都是中国中部的产品，须经过半个中国，费不少的事才能运到广州，使他们受到极大的损失；又在输入方面，他们所运来的货物是以毛织物为大宗，在广州这种天气和暖的地方极难于销售，又须费不少的金钱和手脚才能运到中国的北部。因为这些，他们自然觉得十分不便，十分的愤愤不平，难怪他们一发而不可遏，坚主用武力对付，以便他们可以得到在中国全境经营商业的自由权。这次的战争，其名称为“鸦片之战”，因为其直接起因是由于英国拟把鸦片烟大批的运入中国，而为中国官府严行拒绝所引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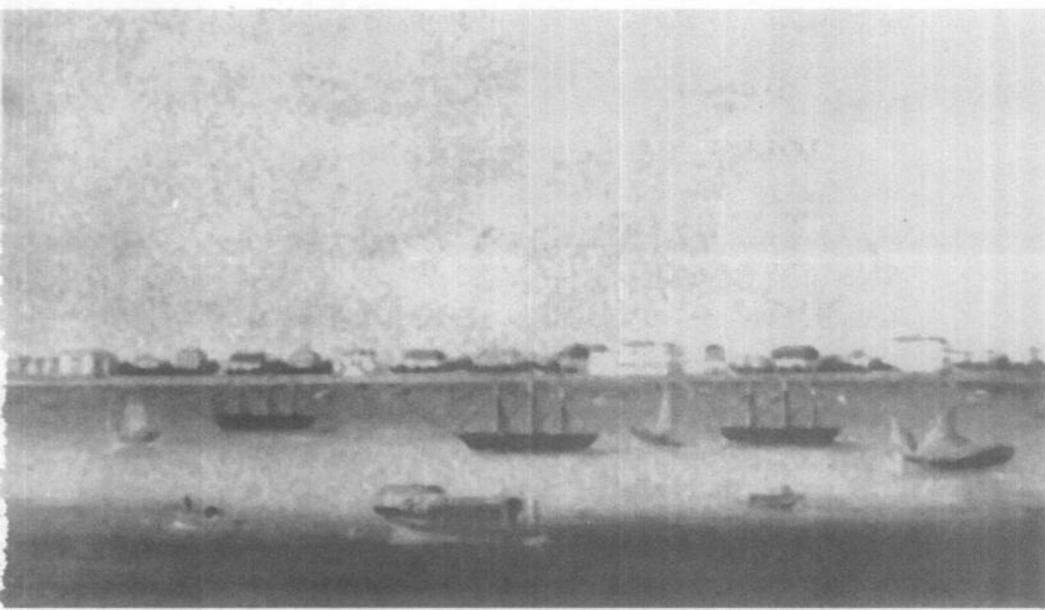
在这次不宣而战的战事中，英军的行为很是凶暴，使中国的人民受到很深的苦楚，甚至 1843 年伦敦殖民协会的东印度委员会也曾坦白地说：“这次英国固然是获胜了，但是战事的影响，使无数的中国人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死亡载地，遍地饥馑，这种痛苦已在中国人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愤恨，将来必有一天会突然爆发而寻求报复的。”

纳密雪斯号在离开上海之后，一直向南京驶去，沿途势如破竹，不上几天已到了目的地。经过数次大炮轰击之后，南京已不能支持，清廷便表示屈服，和英国订立了历史上有名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五个地方为通商口岸。于是英国的商人便如愿而偿。

上海便是这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上海也和世界别的大商业中心一般，在起初并不是一个有名的地方，它不过是局处海岸边的一个小小县城，在十三世纪当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候方始有了县治。最初这地方是连城墙都没有的，直到明朝年间，为了倭寇常来骚扰打劫，方筑起一座城墙。此后，它虽靠着本地的努力，渐渐的兴盛起来，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成绩，在英国人占领的时候，也还不过是一个三等县治罢了。

和约成立不久之后，第一批英国人便到了上海，进城去考察。沿途有中国兵士做引导，这批兵士都不佩带武装，只拿着一根藤鞭以为驱逐闲人之用。城里的街道都很长，不过很狭仄，有几条街上，两旁鳞次栉比的排列着各种店铺。街上的行人看见这批洋鬼子时，都抬起头，以诧异的眼色对他们看望。“我们如把态度的镇静严肃作为文明的标准，”当时英国人中有一个在事后说：“则中国实是在文明的最高层。”

这考察团当晚在一个庙宇里过宿，有许多中国人走来，很安闲地坐在旁边观看。英国人拿出一瓶白兰地酒，分斟给他们喝，他们喝了都点头表示称赞。英国人又拿出几个印度银币分给他



开埠初期的外滩

们，他们便各拿出半块洋钱来兑换一个。后来知县老爷来拜望了。他坐着大轿，鸣锣喝道而来，轿子的背后有几个衣服褴褛的人撑着一把大伞，还有几个骑着马的衙役。这次双方的会面虽不过是一种交际性质的，但已植下了日后中英两国人民的密切关系的种子。这考察团对于这位中国官员的礼貌很为满意，当中有一个在报告中说：“当时的中国人竟没有一个敢在他的面前下坐的。”

英国所派第一任驻上海的领事官是乔治·贝尔福上尉，他在1843年的11月中，乘了密求沙轮船来到上海，船上满装着家具和食物，甚至连甲板上都堆满了这位新任领事和他手下几个办事人员的行李箱笼并洋酒、罐头之类。船抵岸边之后，因一时没有去处，所以当晚仍在船上过夜。这群人那晚在舱中一盏火油灯下面晚餐的时候，大家举杯祝福，预祝上海的未来之繁盛。

第二天早晨，贝尔福写信通知上海的道台说，要和他会面接洽一切。不久之后，道台便派了几乘轿子来接他们到他的衙门里去。他们的轿子走过街上的时节，差不多全城的人民都齐集中在两旁观看。

道台对于他们很为客气，但在他们说到拟要在城里边找一所房子居住时，他竟坚决的拒绝，推说城里城外眼前并没有闲空着的房屋。拜尔福虽百端的和他商量，始终没有有效验。贝尔福设法只得恐吓他说，如果真的找不到房屋，他只好找一所大的庙宇里边去架起篷帐来暂住。但道台依旧不理。他们辞去的时候，衙门口还鸣了三声炮恭送他们。

衙门口有一群民众齐集在那里张望。这时节，突然有一个穿着绸袍的中国人从人丛中挤了出来，向贝尔福和翻译官麦特赫斯鞠了一个躬，自称他姓姚，是个商人，他知道城里边有一所很适宜的空屋，就在附近的大街上。贝尔福等起初颇有些疑忌，

但也顾不了许多，因此即跟了他去看房子。看过之后，那姓姚的才说明这就是他自己的房子，现在愿以每年四百元的租金出租。拜尔福一口答应，当场租了下来，于是一行四人，领事、翻译官、医官海尔和馆员斯德拉钦便住了进去。

这一所房子非常宽大，共有五十二间房间，分做卧室和办公室绰绰有余，只可惜略有些缺点：卧室里边没有火炉，仆役太不懂规矩，每每任意闯入房间，做事的时节，嘴里每每哼着山歌，并且对于这批新住客的一切行动每要显出惊诧的神气，好似在诧异他们每餐的食物为什么吃的这般多法？为什么吃了肉还要吃牛奶？

这位姚君的如此表示友谊态度，也自有他的道理。他是一个本地很有名的大商人，并在香港某中国商行里边占有股份。他在这批新房客住定之后，便向他们建议：英国在上海对华人的交易如果由他一手包办，则英国人必能得到一切的便利，自己可以不必费丝毫的手脚和心思。但贝尔福以为这种事情由一个人包办很不妥当，所以没有答应他。

这所房子在贝尔福等住进去之后竟成为全城民众所瞩目的地方，最初的几天，竟有大批的居民，男女老幼都有，川流不息地走进这所房子来参观。而且都是非常之富于好奇心，对于洋鬼子的吃、喝、剃须、洗手、阅书、睡觉都要仔仔细细的观察。贝尔福实在耐受不住了，只得叫姚君把大门关闭起来，拒绝参观。

贝尔福等现在已有了工作的场所，但工作的进行并不容易。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找寻一片英国商人可以驻扎和经营商业的地面，但到哪里去找寻？很是一个问题。条约中虽已经规定：英国籍人和他的家属，得享居住并自由经营商业，不受一切拘束的权利，但也终须有一种居住的地点才能行事，这地点向哪里去找呢？贝尔福邀了道台同去找寻，结果是在黄浦的边

沿选择了一片上海人所弃置不顾的泥滩。

贝尔福在这个地点的选择上极显他的眼光之远大，眼前黄浦滩的雄伟气象就是一个极显明的证据。他实是一个建设帝国的人才，他能看到未来的后果，他早已看到这片满目荒芜的泥滩将来必可成为英国在远东的势力根据地。“英国的军舰在这里可以停泊，”他说：“可以使英国人看得见而感到安全。我们的目的是在完全控制扬子江。我们藉着据有这个要塞的威力即可以向中国政府要求公允的条件，以稳定我们的商业关系。”

上海的地位虽然并不在扬子江的岸边，但距离它的口子不过十二哩之遥，瞬息可达，而同时则又有着通达苏杭的河道，这使她的地位更为扼要，使她能够控制向北直达京师的运河，向西流经三千余哩富饶区域的长江，难怪日后整个大陆都会拜倒在它之前，而公认它为东方的首港了。

贝尔福看看他的海军地图，很得意地说：“一切未开化的民族必将屈服于我们那较高的文明之前。”

上海不但扼着交通的形胜，有着江河海洋可以四通八达，而且又正处在中国最富庶之区的中心。这区域里边人口繁盛，物产富饶，凡是中国有名的土产如丝、茶、棉花之类都出在其中，所以，发展起来确是很容易的。

英国商民的居留地在原则上依旧是中国的土地，他们不过享着“居住”和租地的权利。这一项条约上的规定使上海道台在实施上感到非常之棘手，因此他就想出了一个永租的法子，使土地的主权依旧为中国所有，而一方面则英国人也可以永远居住下去。

上海开埠之后，第一批来到的英国人，其中有几个教会中人，有几个从广州来的商人，他们都暂住在城外的乡村中，房屋极其简陋老旧甚至不能遮蔽风雨。其中有一位特地到此处来找

寻新植物的著名苏格兰植物学家福久恩先生，在住了不多天之后即向人说，别的还可忍受，只是下雪天，雪会积到床前，真有些令人受不住。再次，这时候上海的本地交通也非常之不便，一出门口都是数寸深的泞泥，英国人穿了皮靴在上面行走时，往往深陷泥中，等到用力拔起来，皮靴已不在脚上了。上海的乡下人看见英国人时，既是害怕，又是好奇，往往聚着一大堆呆呆的观看，小孩子则见了就要哭，因为他们向来听人说过这些都是极凶恶的洋鬼子。城里的街上，情形虽略为好一些，但也不容易行走，因为街道都甚狭小，而两旁的店铺还要拚命的侵占，有些甚至把店中的货物直堆到街心，再加上往来不绝的苦力，挑背着货包在街上挤来挤去，益加使行人艰于通过，一个不小心便会撞在别人的身上。

伦敦和广州的英国商行，大都是很守旧的，所以起初并无动作，直到几个月之后，才有几家派了代表来筹设分行。因此第一年年终时，这片泥滩上还只有十一所新建的房屋，开设了二十三家商行。这一年中，开来的外国船只也不过四十艘而已。

贝尔福觉得大英国的领事衙门设在城里很不方便，因此他就在泥滩上去找寻适当的地址。后来 he 看定了苏州河和黄浦江会流处的一片土地。这地方是一个旧兵营的原址，这时候只剩几座席篷，已改为一个中国兵船的修理场所。贝尔福以一万七千元的代价买下了（或永租了）这块地皮，但英国政府并没有准许他花这么多钱，所以其中的四千元是他自己掏腰包的。

最奇怪的是：在这片泥滩上所扯起的第一方外国旗是一方美国旗，而并不是英国旗。第一任美国代理领事亨利·胡尔考是在上海开埠的第三年中到上海的。他一到之后，即扯起一方本国的国旗。英国人当时曾向他提出抗议，但没有效果，不过这件事情后来也就马虎过去，并不再提。